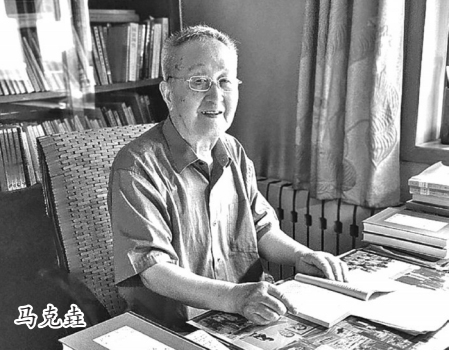




马克垚

马克垚：师者其大 甘为后梯

□晋浩天 王钰琳

暮春时节，北京大学校园里满目葱茏。未名湖畔柳丝轻拂，博雅塔影映在粼粼清波之中。不远处的静园二院里，暖阳透过一扇朱红窗棂柔柔地洒在桌面摊开的书页上。一位银发粲然、面容慈和的老人正静坐阅览，他就是94岁高龄的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垚。

在漫漫70年治学长途上，马克垚专注于西欧中世纪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研究。他主张中西比较研究，建立中国自己的学术体系，《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封建经济政治概论》等专著影响深远，为中国自主的世界史知识体系构建奠定了重要基础。与此同时，他情牵三尺讲台，即使年事已高，仍为世界历史基础课教学、青年学者成长成才而终日忙碌，甘之如飴。

1932年，马克垚出生于山西文水。求学期间因战火蔓延至家乡，他随家人辗转多

地继续学业。1951年高考，马克垚考取机械工程专业。不久，他发现兴趣并不在此，于是大胆决定：“再考一次，换个专业。”1952年，他考入北大历史系。

1956年，马克垚毕业留校工作，原本想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却因外语较好被分配到世界古代史教研室教中古史。

学生们给马克垚起过一个外号——“搞不清楚先生”，来源是马克垚的一句口头禅。给本科生讲授世界中古史，给研究生讲授西欧封建经济研究等课程时，马克垚介绍完每段历史概要，总会特意把流派纷呈的多种观点原原本本摆出来，最后以一句“这个问题还搞不清楚”作结，并附上精心挑选的延伸资料，请学生们回去后再思考、再分析。这饱含着他的育人苦心：“我希望学生不是简单地接受某一种观点，而是学会提出问题。自己发现的问题，才更知道研究应

从何处入手。”

1992年，年已六旬的马克垚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他把第一道“考题”留给了自己：学问是否扎实，精力可还充沛，思想上可做好了与年轻人同行的准备？这是实事求是的自我拷问，更是“全心投入、不辱使命”的自我砥砺。

待学生入门，马克垚便开启“小灶”：让学生依兴趣选择研究方向，他列出相应荐读书目。每两三周，学生们登门交流近期心得，马克垚总是先耐心听完，再点拨几句，话不多，却句句落在要紧处。

等到学生走上讲台，马克垚又特别关心他们“教学过不过硬”。北大历史学系教授李隆国回忆，当初他第一次开授“史学概论”课时，马克垚专门请来一屋子同事，包括世界史、中国史等领域前辈学者，一起帮他研读教学大纲。

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李云飞说：“马老师的言传身教深刻影响着我做老师的方式。他常说，教师的工作绝非机械式的，永远需要面对面启发、引导、示范。多年来，我坚持像他那样定期举办读书会，师生互动、共同成长；鼓励学生自主探索论题，多交流、少批评，培养他们的学术热情和信心。”

20世纪70年代初，马克垚接受任务编写简明世界史，阅读外国报刊时，他发现世界史坛正热烈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多么有意思的问题！马克垚沉下心搜集并研读大量资料，进而发现，社会发展阶段论述主要根据欧洲的历史经验，而对亚洲历史的了解不够，存在局限性。他认识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伟大的思想家，从未把自己的理论教条化，而是随时根据新的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改补充，当今学者更应如是。承担教材编写工作，对他而言也是一场思想启迪。

日后，他常常在各种场合鼓励学生，做学问不可拘泥于经典权威。

“尊师重道是好的传统，学问渊源有自，但也容易形成认为前辈只能学习、不能逾越的风气。”马克垚说，“国家民族学术长足的进步，必须依靠一代代积淀，一定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育人其深，如北辰引路。历史研究旨在理解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马克垚不断打开学生们的视野，激励他们求真、求远、求广。

马克垚讲课，讲着讲着就“习惯性”地给学生推荐其他老师的课程，涵盖中国史、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社会是一个整体，我们要学会综合运用各门社会科学，使历史学思考更深入。”他告诉学生们，自己读大学期间，就曾主动选修了许多名家大家的专题课，不断拓宽视野和思路。这样的跨领域学习，令他受益终身。

马克垚力倡构建中国自己的世界史理论框架，并始终身体力行。2004年，他担任主编、

北大历史学系世界历史专业教师共同付出心血的三卷本《世界文明史》出版。学生们从中看到了老师们的苦心：用一种新的模式书写世界历史——以文明为单位看待世界历史的演进，努力呈现不同文明的独特价值与发展路径。

参与学术研讨会的间隙，马克垚常直言：“出研究成果压力大，重研究轻教学的倾向长期存在……希望每位同人警醒，多上心教学。”

《古代专制制度考察》写成时，马克垚已85岁高龄，每天仍读书七八个小时，仍在努力寻找新研究题目，甚至会因一时找不到新题目而烦恼。后学纷纷感慨：“马先生不因累累学术成就而存半分故步自封之态，还在不断自我前进。身边有这样的师者，很难不被感染、不被带动。”

“教育治学应坚守中国文化本位，要有自己的学术根基。”马克垚对年轻人寄予厚望：扎根中国大地，既要借鉴西方有益的理论和

方法，也要根据中国历史文化实践经验和未来发展需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为有文章惊海外，犹骊华发著新篇。”不知从何日起，这幅字就挂在了马克垚的书房里。他看了很多年，也思考了很多年……

（文图据《光明日报》2026年4月18日第1版，有删节）



科技大观

四十万年前的化石

『开口说话』了

□陈杰

我国科学家首次获取东亚直立人谱系特征遗传信息

直立人是人类演化史上最早的“旅行家”和“探险英雄”，但不同于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他们的真实演化脉络一直成谜。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从北京周口店、安徽和县、河南孙家洞三个遗址，距今约40万年的6颗中更新世直立人牙齿化石中，首次提取到拥有直立人鉴定特征的分子信息。

相关研究成果5月13日发表于国际期刊《自然》。

给远古牙齿做个“微创手术”

当前，全球直立人古遗传学研究近乎空白。

这一局面并不是因化石材料匮乏造成的，而是“不忍心”所致。传统方法提取古DNA或古蛋白，往往需要磨取相当量的化石粉末，会对珍贵化石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因此，东亚出土的直立人化石几乎

与分子研究绝缘。

为打破僵局，付巧妹团队开创了一套近乎“无损”的研究路径——酸蚀刻微损取样技术，相当于给化石做“微创手术”。研究人员仅将牙齿表面与微量酸性溶液短暂接触，溶解获取一层微薄的釉质。

这种方法对化石形态的影响微乎其微，却能让科研人员从这一点点样本中获取6—11种内源性牙釉质蛋白，覆盖了每个个体数百个关键的氨基酸位点。

至此，直立人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可被分子定义的“身份信息”。

东亚直立人拥有“家族徽章”

周口店的“北京人”通常被当成典型的直立人，孙家洞人的形态特征与其较为接近，而和县人则在颅骨和牙齿形态上更接近印度尼西亚爪哇直立人。这种化石形态上的不同，也引发了长期争论：东亚的直立人到底是一个内部多样化的大家庭，还是多个不同来源的人群？

科研人员分析取得的氨基酸发现，6个东亚直立人化石样本中，都出现了一个从未在任何其他古人类和现生灵长类中见过的全新突变——单氨基酸多态性位点成釉蛋白 AMBN A253G，它就像是东亚直立人群体独有的“家族徽章”。

进一步的系统分析发现，周口店、和县和孙家洞的直立人在分子层面高度相似，明确属于同源。这意味着，40万年前的东亚存在着一个独特的、独立的直立人演化群体，填补了人类演化史上的巨大空白。

一场跨越40万年的“生命接力”

科研人员在这批化石样本中，还发现了另一个关键的突变——AMBN M273V。

要知道，AMBN M273V一直被认为是丹尼索瓦人特有的标志。新证据则显示，这一古老基因在丹尼索瓦人身上是“杂合”（一半）的突变，而在40万年前的东亚直立人身上却是“纯合”（全部）的突变。

也就是说，丹尼索瓦人标志性的AMBN M273V，可能来自一个更古老的源头——以周口店、和县、孙家洞人群为代表的东亚直立人。AMBN M273V由他们传递给了后来生活在东亚地区的丹尼索瓦人群体，后通过丹尼索瓦人与现代智人祖先的相遇与融合，最终被“送进”了部分现代人的基因组。

这一突破性的研究成果，从分子层面证实了以“北京猿人”为代表的直立人就是现代人的祖先。

直立人是个大家族

年的周口店直立人。他们跟安徽和县人、河南孙家洞人、陕西蓝田人，都是东亚直立人的“杰出代表”。

这些直立人虽然相隔千里，长相也有差异，但都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他们是一群勇敢的先驱，从非洲出发，一路走到亚洲，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真正走遍世界的“旅行家”。

只可惜，在约10万年前，直立人渐渐消失了。不过，他们并没有完全“离开”——今天的一些现代人身上，仍然通过中间载体保留下了这些远古人类的基因痕迹。

（文图据《科普时报》2026年5月22日第2版，有删节）



新石器时代 舞蹈纹彩陶盆（作者供图）

高原丝路 瞿昙之光

——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

□晋 华

步入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高原丝路 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物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如一幅铺展于时光长河的画卷，以青海丝路文脉为经，以瞿昙寺文明印记为纬，通过84件（套）珍贵文物与113件壁画摹本，围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线，从“同源异彩，多元通和”“多封众建，因俗以治”“涅槃重生，瞿昙流芳”三大板块，辅以数字化沉浸体验与活态技艺演示，解开青海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关键区域的历史密码，见证中央王朝经略西北的治理智慧与汉藏艺术交融的不朽华章。

瞿昙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见证

青海，雄踞青藏高原东北部，是古丝绸之路青海道的核心枢纽，更是连接中原与西域、沟通农耕与游牧文明的“民族走廊”。自远古以来，这片土地便是羌、藏、汉、回、土等多民族迁徙、聚居、交融的活跃舞台，不同文明在此碰撞、互鉴、共生，逐步筑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根基。

前文化同源共生，青铜时代文明互鉴，汉唐时期丝路贯通，形成“多元通和”的文明特质，为后世汉藏交融、边疆治理奠定了深厚的文化根基。

展柜中，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湟中区徐家寨南北朝砖室墓的“胡人牵驼模印砖”引人注目：砖画中，头戴尖帽的西域胡商牵着一匹骆驼，远处是连绵的山脉，生动再现了一千多年前丝绸之路青海道上常见的一幕。青海道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分支，曾是中原丝绸、茶叶、瓷器西传，西域玉石、香料、宗教艺术东渐的关键通道。这些文物承载着历代商贸往来的印记，而瞿昙寺所在的河湟地区，正是这条丝路通道上的核心节点，寺院的兴起与丝路文明的繁荣相辅相成，成为多元文化汇聚交融的重要场所。

明代初年，疆域辽阔，民族众多，西北边疆更是战略要地。为巩固大一统王朝，明廷摒弃单一治理模式，创造性推

行“因俗以治”“多封众建”的边疆治理方略，在尊重边疆民族传统习俗、宗教信仰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实施管理，构建起兼顾国家秩序与地方传统的边地治理格局。瞿昙寺作为明王

朝在西北敕建的核心寺院，历经明初四代帝王倾力扶持，成为这一方略最生动、最完整的注解。

展厅正中，“瞿昙寺建筑群模型”占据显眼位置，精准还原了寺院的整体格局与建筑细节。整个建筑群严格遵循明代皇家礼制，中轴线上山门、金剛殿、瞿昙殿、宝光殿、隆国殿五座建筑依次排列，东西两侧御碑亭、钟鼓楼、配殿如雁翅展开，尽显皇家威严，既保留藏传佛教寺院的宗教功能分区，又严格遵循中原皇家建筑的对称美学与等级规制，这种汉藏合璧的建筑风格，正是明廷“因俗以治”方略的直观体现——在维护国家礼制统一的

画”与“回廊壁画”风格迥异又水乳交融，共同构成汉藏艺术交融的典范。漫步展厅，一幅幅壁画色彩绚丽，线条灵动、人物鲜活，将汉藏艺术之美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在震撼之余，深切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殿堂壁画分布于隆国殿、宝光殿、瞿昙殿、三世殿等核心建筑，以藏传佛教题材为主，包括佛、菩萨、护法神等，风格上承宋元，下启明清，重彩庄严，气势恢宏。本次展出的殿堂壁画摹本《释迦牟尼师徒三尊》，堪称精品。画面中，释迦牟尼端坐中央，面容慈悲庄严，衣裳纹饰流畅自然；两侧弟子侍立，神态恭敬虔诚。技法上，采用中原工笔重彩、沥粉贴金工艺，设色厚重浓郁，金箔熠熠生辉，尽显明代宫廷工艺的精致华贵；造像严格遵循藏传佛教传统，兼具西藏古格王朝的风格，汉藏技法完美融合。

回廊壁画分布于大钟楼、大鼓楼的回廊等处，以连环叙事形式演绎释迦牟尼的一生，规模宏大，叙事完整。画面中，人物相貌清秀儒雅，衣裳纹饰流